

民主的『名』与『实』

观话剧《开国大典》有感

郭洪波

马年春节，电视里重播了话剧《开国大典》。与同名电影比较，不少情节别有新意。给人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“国名争论”与“探病倒药”这紧密相连的两场戏。新中国诞生的前夜，中共中央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国名问题。毛泽东提议国号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；任弼时则主张去掉“民主”二字，理由是，国家的民主与否并不取决于名称如何。他举例说，中华民国号

称民国，其实由蒋介石一人独裁。两人相持不下，毛泽东发了脾气，常委会不欢而散。在朱德耐心规劝委婉批评毛泽东之后，突然传来任弼时心脏病发作的消息。朱德催促他乘探病之机向任弼时道歉，毛泽东只好答应。在任弼时家里，毛泽东进退两难，几次欲言又止。当他终于说出“我是来给你……”时，朱德迫不及待地替他说“道歉”，可他还是巧借手中药锅来掩饰，说声“倒药”了事。此处着墨不多，寥寥几笔，略加点染，就写活了毛泽东、任弼时、朱德这三个风云人物，使观众对当时中共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思想性格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尤为可贵的是，精彩而又颇具象征意义的戏剧情节，特别富于启示性，令人含笑沉思。假如“国名争论”一场戏，重要关键情节完全符合历史真实，那末，依笔者愚见，在国名问题上，也许毛泽东更接近真理。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，“民主”二字之于共和国名号，绝非多余的“蛇足”。不妨设想：假如当初按照毛泽东的建议，将“民主”二字嵌入国名，那末，一旦循名责实，能否对接踵而来的灾难性的左倾冒进乃至“文革”中的“全面专政”，会多少产生点遏制效应？果真如此，共和国的历史，岂不是呈现另一番面貌！由此可见，当时毛泽东的建议，确实符合

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，可惜没有被采纳，真乃历史的遗憾！当然，历史从来不包含“假如”。正象诗人绿原在《胡风与我》一文中所写：“历史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，是一些似乎不可能发生而居然发生的事，是一些作为结果同时又作为原因发生的事，是一些让人回顾起来变得聪明的事，因此也是一些使人类在进一步探索中在新的挫折面前增加勇气的事。”读史使人明智。非常感谢话剧《开国大典》的全体创作人员，让广大观众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部，深刻地感受到顿悟的快乐！

听到列车广播的音乐、歌曲，通常能使人消乏、解闷，枯燥的旅行，甚至可能借助艺术的润色、点缀，而化为美丽难忘的印象。不久前，我坐在中原的列车上，便欣赏了一系列相当迷人的音乐，那是许多名歌名曲旋律连续演奏，似乎称为“名曲集锦”吧。悠扬、醇郁的管弦乐，把那种种华彩乐段，处理得妙韵无穷，令人心荡神驰……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首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嗯！这是可以的么？是好歌？或“政策允许”的？不对吧。从前它一直被视为地道的靡靡之音，被定为纯粹的“黄歌”呀！难道不“黄”了？解禁了？或者可以淡化这里的是非之分野的观念了？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……”故劝人“不欢更何待”？即及时行乐。这样的歌，难道仅由于不唱词，就可以放心大胆利用其旋律美了吗？我们知道，这首歌产生和流行于民族忧患空前危重、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30年代，其历史作用已经很成问题，现实中又能起什么好作用？就是在最好的社会背景下，它也只能是格调低下、旨趣不佳的，何以竟随意使之堂皇地出入于人之心灵的殿堂？我承认，这旋律从生理上对人有好处。但是听歌赏曲，似乎首先总得考虑其社会影响与作用，总得首先要求政治内容健康向上，起码须大体过得去。列车广播，我想更应注意这一点。

正当陶醉于名曲时

李从真



史泰隆雄壮之秘

美国著名影星史泰隆以无敌英雄出现在银幕上，他那血脉勃张，肌峰叠连的“兰博”形象，使美国总统里根也十分崇拜，竟将自己的头像接在“兰博”照片的身躯上以自娱。最近美国《国家询问报》透露，史泰隆性所塑的力士形象，是靠注射类固醇“壮”起来的。史泰隆发迹前，就曾赤身打拳，可以看出他的体格比常人更威武得多。但他与职业拳手相比，就不显得那么硬健扎实了。也许出于这个差异，他在前年赴以色列拍《第一滴血》（第三集）时，开始注射类固醇，以强化“兰博”的力士形象。他的前妻碧莉姬目睹他注射类固醇不免吃惊、关心，他却说，所有的健美先生都注射过此类药品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但事实胜于雄辩。史泰隆拍新片《逃狱》时，因四肢疼痛难忍，一度住院作特殊的外科手术治疗。而且，向来以爱护宠物著称的史泰隆，日前竟意外地怒踢他的爱犬。类固醇是高危的禁药，固然有强化肌肉的功能，却会导致肝功能异常和高血压，甚至猝暴丧命。

而他破产，次年便猝然死去。台湾作家高阳即以胡光庸的坎坷经历及发家史为主要题材，撰写了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等长篇系列传奇小说。而《八月桂花香》即从《胡雪岩》改编演绎而成。

著名的戏曲艺术家不仅技艺超群，而且还具有临场救戏的本领，这在戏剧界可谓俯拾皆是。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被人称为“活材”，一次，他因赶场匆忙，上场后发觉忘了戴乌纱，台下观众正感诧异，谭便以“因事乱如麻，忘却戴乌纱”的引子，巧妙地补了漏洞；另一次，他在《文昭关》中饰伍子胥，管道具的慌乱中误将宝剑换了腰刀，谭上台后才发觉，便灵机一动，将原来的唱词“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滚油煎，腰间枉悬三尺剑，不能报却父母冤”，换成“过了一朝又一朝，心中好似滚油浇，父母冤仇不能报，腰间空挂雁翎刀。”真是天衣无缝。有造诣的艺术家，往往也是舞台补漏的行家。



夜泊嘉陵江 蒋志芳 摄



三月份的新电影中，有三部上影故事片很值得一看。获第一届“上海农民电影节”金穗奖的喜剧片《大丈夫的私房钱》由“满身喜剧细胞”的上影导演于杰执导，观众熟悉的影坛笑星毛永明、牛犇等主演。生活中许多人往往是怕伤害最亲近的人而向对方隐瞒才形成隐私的，它本身就蕴藏着有苦难言的喜剧成分。于杰把现实中普遍又隐秘的“私房钱”现象，用“漫画式”的喜剧手法，道出美好幸福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坦诚、理解和信任之上。影片展示的知识分子的窘境、暴发户的贪婪、教育滑坡等社会现实又是这几对夫妇产生家庭纠纷的外在根源，使影片的喜剧色彩有了厚实的生活基础。

因错出巧魅力大

到办案的班头丁旦，脱口喊成“刘二混”，“丁旦”傻了，观众也愣了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丁果仙急中生智，揉了揉双眼，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地即兴创作：“嗨，老汉老眼昏花，走得匆忙，认人不真，原来是丁旦娃娃！”轻巧数语，巧补漏洞，戏顺利地演了下去。演出结束后，马连良称赞这个细节：“宋士杰同丁旦路遇的那个关子卖得好，既突出了宋士杰的年龄，又符合宋士杰那种心中有事、神思恍惚的情态。”丁果仙笑着讲出原委，马连良倍加赞赏。演员一人出错自己补漏尚容易，难的是同台两个或几个演员同时补漏。一次，梅兰芳同肖长华演《贵妃醉酒》，当贵妃把高力士的帽子戴在凤冠上，唱“冠上加冠”时，梅兰芳一不小心，帽子滑落于台，如果弯腰去拾，势必赔笑大方。此时，梅兰芳从容不迫地向扮高力士的肖长华做了个手势，肖长华心领神会，随机应变道“娘娘，你的帽子掉到那儿啦！”这时梅兰芳以醉步奔向帽子，高力士捡起帽子，呈给娘娘。两人配合默契，巧妙地补了漏洞，还突出了贵妃的醉态，得到观众的喝彩。

胡雪岩其人

春节期间，西安电视台播映的台湾电视剧《八月桂花香》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古城的广大观众。胡雪岩的含辛茹苦、忍辱负重，肝胆照人，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历史上确有胡雪岩其人。他姓胡，名光庸，字雪岩（1823—1885），安徽绩溪人。初年在杭州设银号，经理官库银务。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，被太平军击退。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军组织“常捷军”。1866

谜语 (蔡芳) 诗谜 1、过去的事情难忘怀 (古籍一) 2、婴儿呱呱落地时 (影名二) 3、末日 (影名一) 4、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 (象棋用语一) 1、刘备双剑入古城，张飞怒吼不绝声，孔明巧把东风借，烧掉曹营百万兵。 (农村用具一) 2、黑水关扎下大营，穆桂英领兵前行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铁里拐收兵回营。

